



**書香世家，專心鑽研求淵博**

**永恆天國，立志獻身救亡魂**

蓋士利生於葡萄牙一個近海的小鎮奧波托 (Oporto)。那年是一八五八年，正值太平天國末期，李鴻章收復沿海江蘇、浙江兩省之失地。蓋士利雙親都是富有家族的後代。父親除了在音樂上很成功，在教育上更有建樹。葡萄牙的天主教教會很興旺。為了教育下一代對基督教信仰的忠誠，這位商人在百忙中把英國國教的祈禱手冊翻譯成葡文，又設立一間小學，使孩子接受良好的宗教熏陶。蓋士利母親的家族也是英國紡織業巨商，所以這個小家庭為蓋士利的童年帶來喜樂、滿足和豐富。蓋士利排行第九，更受盡全家的寵愛。

蓋士利出生那年，他父親決定把家眷帶返英國，自己也可以安心退休，享晚年之福。蓋士利進了優良的學校。在立頓讀書時已經和司米德是同學，後來又一同入劍橋。一八八〇年，二十三歲的蓋士利在劍橋畢業，他以體育出色而聞名，同時神學造詣很深，希望有一天能專心事奉神，只是一直沒有從神那裡來的明顯「呼召」。二十多年來靈命上也未曾感受過甚麼「衝擊」或「危機」，決心事主這個念頭一直在他心中萌生。他在諸聖堂學習事奉的兩年，表現特別良好，深受牧師、會友的讚賞和愛戴，所以在二十四歲那年便被按立為牧師，同時擔任副牧師的職位。諸聖堂是當時一間福音派的教會，知識分子很多。每主日崇拜聚會者眾，座無虛席，牧師還要經常帶著同工到市上街中舉行露天聚會，信主人數數以百計。蓋士利親眼見到神的恩典，聖靈在他身上動工。福音的成果成為他事奉的印證。他對神國度的觀念日有擴展，也知道世界各地有千萬靈魂仍需拯救，可惜蓋士利還未清楚神在他身上的美意。但是從司米德一段日記中，可以見到神早就為蓋士利有奇妙的安排。一八八四年七月二十八日，司米德日記中寫道：「去找蓋士利一同在街頭佈道，羣眾大受感動。散會後，我們還到一個房間禱告，大約有九至十個人信主。其後與蓋士利談了許久，他有興趣去中國，求主差他與我同去！」

### **慈母心碎，不惜插手攔天意**

### **孝子志堅，不怕跋涉渡重洋**

蓋士利傳福音的熱情如火焚燒，要和司米德等一同到中國去這個決定，更使他無法入睡。可惜，蓋士利的母親聽到這個幼子要遠渡重洋到中國去傳福音，實在不能接受。她有七個兒子，只有這個幼子留在自己身邊，一旦他遠去，寡婦生活更形孤苦，所以她親身去見戴德生，道明她反對蓋士利去中國的理由。戴德生見此情景，也進退兩難，唯有完全交託給神，誠心禱告，求神蹟出現。

過了不久，戴德生收到蓋士利母親的親筆信，「親愛的戴德生先生：先前和你商談之事，茲再申述一點與我個人有關的心事。很明顯的，我的兒子深知他參加中國內地會工作是他的天職和榮譽……我唯有接受這是神對他的奇妙應許。」

這封信成為蓋士利的大祝福，內地會也欣然在同年十一月公開宣布接納他為福音佈道隊七個成員之一，與戴德生在一八八五年二月到中國去。二月一日（禮拜日晚上），蓋士利母親把自己的心聲和母愛，盡情流露在一封長信上，交給兒子，作為一份惜別贈禮，信中寫道：

「我親愛的兒子：我很想講幾句離別之言，但又無法啟齒。雖心中有萬語千言，亦無法表達，只有應許之言，才真正可靠。你的離開，好像一個聖物，從我們家中移走；而我不可插手攔阻，就算是我的愛手，也不應阻延你的去向。但願神不厭棄我信心的微弱，更願我們永不分離，而經常在施恩座前相會。家中一切需要我會親自向神支取。我懇求天福會臨到各妹妹身上。至於你，愛兒，我心與你同在。

我們有聖經新舊約的寶貴應許，充分地顯在摩西、約書亞、耶利米和許多忠僕的身上，藉著信心，他們都得到這個應許。在神諸般應許中，靠著神的話，你必得到力量，我也必蒙安慰。當你遭遇諸般困難或面對無數惡者之時，要在主的殿中俯首呼求，祂必使你站在堅固磐石上。

更求主使你脫離惡人之手，保守你。愛兒，不可疏忽善良、謙愛，正如你一向待我一般。我將不能再細心照顧你，服侍你，但恩主卻會終日蔭庇你，你會得到祂無窮的恩助。

我的心情非筆墨可以言宣，只求在離世之日我不會接受一個無星輝之冠冕，實際上，你們都是我的冠冕和我的喜樂。我心得安慰，因得知許多親友為我禱告，也為你祈求……永遠屬於你的母親，在這暫時分離卻又永不分開的一刻。」

蓋士利緊緊把母親的親筆信藏在懷中，通紅的臉頰迎著英國二月初的寒風，雄赳赳、氣昂昂地向中國出發。在一大堆行李箱中，最突出的兩件是屬於蓋士利的，用紅漆寫著「主居首位」幾個大字。鮮紅的標誌象徵著蓋士利血液的沸騰和心緒的激動。在抵達中國前一個多月的航程中，他也無法寧靜下來，沿途七傑分別寫報告回英國。何斯德報導從倫敦到蘇彝士運河的情形；施達德簡述由蘇彝士到科倫坡的航程；杜明德詳細解釋在三周後第一次睡在正式的床鋪上那種奇妙感覺，短短的逗留，舉行了幾次福音聚會。有一次還有二百多人來聆聽，其中有基督徒、佛教徒和回教徒等。杜西瑟分述在檳榔嶼和新加坡的情況，炎熱的天氣使他們難以呼吸。章必成談到香港的繁榮和福音的挑戰。蓋士利報告船抵上海時的興奮情懷，讚嘆之聲日夜不絕，立時展開無數次福音聚會，也親自面對撒旦攻擊和毀害。最後由司米德就全程經過作簡略介紹，向英國教會及信徒們聲明七位英國福音使者已經中國化，穿上中國人的服飾，納入中國人的文化，學習中國人的語言，以基督的愛拯救中國人的靈魂。

蓋士利想到應該給母親回一封信。所以三月十八日（禮拜三）抵達上海時，他立刻寄了一封快信給在英國的慈母，信中說：

「我們終於抵步了！親愛的母親，天父的慈愛和恩惠把我們平安地帶到這個可愛的國家。我想到，今晚我已身在中國，心中就充滿狂喜，我切切祈求主保守我，在凡事上效忠

於祂，因祂是永不失信的！任何誓言終必落空，除非我們完全倚靠祂。你『要剛強壯膽』的秘訣就在於『我必與你同在』這句應許上。」

同年五月一日，蓋士利從天津到達北京，又給母親寫了一封長達十多頁紙的信，縷述各地的風土人情和工作概況。結尾時，蓋士利提到當時聖靈已經在一羣西教士當中動工，呈現復興的現象，一開口講道，聖靈威力彰顯，信主的人很多。蓋士利說：「我真想繼續寫下去，但時間實在不容許我再多寫，我深深感到，必須更懇切禱告，多與天父交通。求主賜福你，與你同在。兒叩上。」

### **窮鄉僻壤，千山萬水入華西**

### **風吹雨打，柳暗花明又一村**

中國內地會的工作方針是要向內地傳福音，所以把蓋士利差派到山西省去工作。一個從英國高等學府劍橋大學，在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大城市經過了幾個月新花樣新生活的青年，突然被派到窮鄉僻壤的山西去受苦，確是一件晴天霹靂的苦事。神要操練一個合用的器皿，必給他各種考驗。六月二十三日蓋士利寫信回家，提到酷熱迫人的平陽府境內：「與一些蒼蠅、毒蚊和污穢動物為友，對一己是有利的，這也是旅客在客棧中所必遇到的一點享受……」

戴德生發現蓋士利有開荒吃苦的毅力，更有誠心救靈的熱情，就決定派他再向西面內陸深入傳道。在神恩手帶領之下，蓋士利終於來到四川的寶寧，就在這個荒漠，窮乏而富有人情味的華西地帶，蓋士利擺上了一生中約四十年的寶貴生命，為主、為中國同胞立下了豐功偉績。他的堅毅和信心是值得每一個中國青年所敬仰；他將生命全奉獻的美德是值得每個中國人效法的。

### **天作之合，有緣千里能相會**

### **人間浩劫，無情死訊刺心靈**

蓋士利到了中國已經兩年半，歲月煎熬，這位快將三十歲的基督精兵還是一個單身漢。他曾經慎重地考慮過應否過獨身的生活，也有過一段時間禁食禱告，求問神。他覺得如果深入四川，在福音工作上有個伴，也是主所喜悅的。當時神帶領一位廖瑪莉小姐從英國到中國做婦女工作，戴德生希望也把她差派去四川。

語云：「有緣千里能相會」，當蓋士利和廖瑪莉在第二次相會後就彼此情投意合，要結成夫婦，同心事主。兩人在一八八七年十月四日在上海結婚。他們一生共生下四女三男。但在他們婚姻和家庭生活上，實在遭遇到重重的打擊。俗語「福無重至，禍不單行」，有時對愛主事主的人也是一句真實寫照。

一八九四年，蓋士利來華快將十個年頭，工作艱苦，營養不足，頗真是筋疲力盡，而無法休息。大女兒四歲那年，家中添了一個弟弟，這個兒子對蓋士利夫婦來說，實在是個「大喜之恩」從天降。村民同工無不為這個長子而雀躍。可惜，愛子八個月大，不幸突然染病在上海夭折。本來全家以喜樂心情回英度假，豈料蓋士利要先把孩子埋葬，再帶著悲傷欲絕的心情從上海乘船返英國。如此心境，又有誰能真正了解呢？當船航到地中海，他提起勇氣給自己年老的母親寫了一封信，把愛子突然死去的傷心事簡報出來，吐盡心中的苦情，亦足見主恩豐滿。蓋士利寫道：

「親愛的母親：一想到瞬息間便回到家園，把頭倚靠在你的肩上，是多麼值得欣慰的事啊！但我必須把實情從頭給你述說一遍……希望你收到我從上海發出的明信片 and 信，你就會知道我們那位聰明、活潑、常帶笑容、充滿喜樂的小伙子被接回天家了。我雙手抱著那個殘弱的軀體，感覺到他的最後一口氣，目送小靈魂飛往天家，那天是禮拜五。翌晨，我寄出了家書，恐怕當時我也無法寫得詳盡。

禮拜六下午我們把愛子埋葬在上海內地會廣場內。由隨軍牧師何德舜主禮，內地會副主任范約翰及幾位同工，抬著小棺木，上面蓋滿鮮花，象徵著眾同工的安慰和惋惜。」

海恩波 (Broomhall) 回顧這段傷心史時，寫下幾句非常感人的話：

「蓋士利先生夫人實在是帶著傷痛欲絕的心境返英國度假，但是由於他們在四川所結下信心的果子，加上他們在上海埋葬孩子的遺體，足讓他們對中國的親情無法分開。那塊平放在上海墳墓的神聖墓碑，好像一個永恆的烙痕，把他們的生命緊緊地聯繫著中國。」

### **一死一生，添下麟兒增光彩**

### **既回又往，重返中國終餘生**

回英後，那年十月嚴冬，蓋士利夫人生下一個麟兒（第二個兒子），為全家平添了無限喜樂和光彩。那時甲午戰爭剛結束，顯然中國慘敗，是否能再返華繼續工作，還是個未知數。威海衛之役失敗，中國艦隊全軍覆沒，反洋之風，吹遍全國，以四川尤甚。康有為、梁啟超等倡導維新運動，對西教士頗不友善。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加拿大循道公會在

成都宣教古宅被拆毀；翌日，所有基督教及天主教的宣教區均遭殃。沿海各省如浙江、福建也受害非淺。同年八月福建古城有十幾位英國教士集體被殺，受傷者為數也不少。

蓋士利見到此情此景，心卻更想快回中國。他好像受了基督苦難洗禮似的，深覺應以基督善牧心腸，回華牧養羊羣。

同時，英國聖公會最有實力的英行會 (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 希望徵得內地會的同意，調升蓋士利出任華西監督要職，並在經濟上全力支持他，讓他同時主理兩個機構的宣教工作。戴德生亦同意此獻議，還說：「我認為這樣對中國有好處，蓋士利無論在靈性方面或是在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績斐然。」神恩浩大，主愛無邊，正在蓋士利心灰意冷之際，聖靈為他大大打開福音大門，加添他屬天的靈力，終於在一八九五年十月十八日，蓋士利在倫敦西敏寺被封為華西監督，典禮隆重，轟動一時。七天後，蓋士利夫婦和一女一幼子再憑信心啟航返華。安抵上海那天，正是十二月五日，蓋士利在日記上寫上三句話：

「我只不過是個小孩子。」 「主耶穌叫過小孩子來，放在眾人中間。」 「一個小孩子要引導他們。」

他就用這種謙虛的心態，又在中國事奉了三十年，點燃了千千萬萬的福音火把，生命恩光，照滿大地。

他有豐富的牧會恩賜，公正賢廉，注重禱告。在華年間，與他同工的西教士約有一百三十五人，華人同工有一百四十一人，宣教地區有一百二十餘處。他主領建築過四十所禮拜堂，受浸歸主者超過一萬人；又協助興建醫院、學校、宿舍、師範學院等。蓋士利並不承認自己有甚麼功勞，他將一切榮耀歸給真神，同時把功勞歸於他的中西同工，臨終前他曾感慨萬千地寫道：

「四十年前我到中國，那裡沒有教會，沒有宣教站，也沒有基督徒；今天我們眼見不少學校、醫院、宿舍、師範學院、成都大教堂，還有超過一萬位受浸歸主的信徒……一切的成就，我願謙卑地將榮耀歸予崇高的真神。這些成就，也全賴中西同工攜手合作。但是緬往懷來，我們的成就，正如『滄海一粟』。」

根據資料的記載，蓋士利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七日凌晨五時在中國病逝，享年六十七歲，是劍橋七傑中最早逝世的一位。蓋士利死後八天，他的夫人也息勞返天家，陪著夫婿走完在地一段艱苦漫長的路程。兩人的遺體也埋葬在中國的土地上，與千千萬萬的中國信徒等候主耶穌的再來！